

目 录

俄译本校者序言.....	3
作者前言.....	57
一 一切经济财货都以劳动为代价，并且仅以劳动 为代价。.....	59
二 如果财货价值总是等于按劳动计算的费用，劳 动就会是最好的“价值标准”。.....	82
三 租金一般分为地租和资本租金；因此二者的原 则是一致的。在存在资本家特殊等级和原料产 品价值充分的条件下，地租的独立化是出于计 算资本租金的普通方式。.....	107
四 如果财货价值仅等于按劳动计算的费用总额， 则在劳动生产率一般足以保证租金存在的这个 唯一前提下，财货价值总起来说既包括地租和 资本租金，又包括资本的补偿。.....	143
五 在财货价值总是等于按劳动计算的费用的状况 下，可以创造一种新货币。它合乎作为“流通手 段”和“价格尺度”的一切要求，同时它却不是物 质财货，也不象现代纸币那样以实物货币为基 础。.....	163
译后记.....	195

目 录

俄译本校者序言.....	3
作者前言.....	57
一 一切经济财货都以劳动为代价，并且仅以劳动 为代价。.....	59
二 如果财货价值总是等于按劳动计算的费用，劳 动就会是最好的“价值标准”。.....	82
三 租金一般分为地租和资本租金；因此二者的原 则是一致的。在存在资本家特殊等级和原料产 品价值充分的条件下，地租的独立化是出于计 算资本租金的普通方式。.....	107
四 如果财货价值仅等于按劳动计算的费用总额， 则在劳动生产率一般足以保证租金存在的这个 唯一前提下，财货价值总起来说既包括地租和 资本租金，又包括资本的补偿。.....	143
五 在财货价值总是等于按劳动计算的费用的状况 下，可以创造一种新货币。它合乎作为“流通手 段”和“价格尺度”的一切要求，同时它却不是物 质财货，也不象现代纸币那样以实物货币为基 础。.....	163
译后记.....	195

俄译本校者序言

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于1805年8月12日出生在格赖夫斯瓦尔德一个瑞典司法官兼罗马法教授的家庭中。这个司法官兼教授很快(1808年)就辞职,迁居梅克伦堡别捷利茨庄园,过地主生活。洛贝尔图斯在梅克伦堡文科中学毕业后,1823年至1825年在戈丁根,1825年至1826年在柏林,攻读法学。卒业后,他担任了审判官员,起初在旧布兰登堡法院任陪审推事,从1829年起在布列斯劳任裁判官。

直到1830年左右,洛贝尔图斯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随即辞去公职,一部分时间在德累斯顿和海德尔堡度过,一部分时间在国外——瑞士、法国和荷兰——旅行。国外旅行显著地开阔了他的眼界。1834年,洛贝尔图斯在波美拉尼亚购置了亚格措夫庄园,从1836年起在那里定居,终生成为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这在他的政治生涯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都鲜明地反映出来。弗·恩格斯在写信给爱·伯恩施坦时提到过洛贝尔图斯。他说:“这个人曾经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但他在波美拉尼亚的领地妨碍他做到这一点。”^①马克思的伟大战友的这一中肯评价,再好不过地概括了洛贝尔图斯,并且不

① 恩格斯1883年2月8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28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仅仅是概括了在恩格斯所直接论及的问题上洛贝尔图斯的观点。大家知道,要代表小资产者的思想意识,并不一定要自己去当小店主。但是,洛贝尔图斯的波美拉尼亚的地产,却在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本质上下了自己的烙印。

1837年,在宪章运动和蓬勃开展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强烈影响下,三十二岁的洛贝尔图斯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经济著作——关于《工人阶级的要求》的论文(«Die Forderung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文章直接引证了宪章运动和这一阶级斗争。

在这篇措词激烈的文章中,洛贝尔图斯已经敲起了响彻他以后的全部著作的警钟。他耽心,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将迫使工人阶级不再“安分守己、伏伏帖帖地”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服务。他写道:“然而,本来可以安分守己、伏伏帖帖地献身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竟无济于事地背道而驰,历史不得不描述崎岖难行的弯路。”

文章投往《奥格斯堡总汇报》。该报是德国自由主义资产者的喉舌,平淡无味,曾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嘲笑。^①该报把稿子压了下来。又过了五年,洛贝尔图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也是他全部著述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本序言就是为此书的译本撰写的。如果说,按照狄特泽尔的意见,洛贝尔图斯没有发表的早期论文,“对于德国来说,是社会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到来”,^②那末,洛贝尔图斯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本

① 马克思把《奥格斯堡总汇报》评为“温文尔雅、平淡无味、立论平庸的报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288页。

② 狄特泽尔:《卡尔·洛贝尔图斯》,上册,耶拿,菲歇尔1886年版,第2页。

书中首先公布于世的。

《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得到的反响是很冷淡的。当洛贝尔图斯这个德国资产阶级的有远见的代表人物已经敲起警钟、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幽灵面前惶恐不安的时候，普通的资产者及其他他们的思想家还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惊慌，加上《五大原理》只是他原来计划撰写专论抽象理论问题的著作的第一部，因此对于洛贝尔图斯的警告，他们就更听不进去了。洛贝尔图斯只是打算在第三部著作中才发挥一个政治问题，即为巩固现存制度来对付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景而提出的社会改良问题。《五大原理》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先声。

洛贝尔图斯虽然受到资产阶级“公众”的冷遇而深感不快，可是，他仍斩钉截铁地决定要实行一些他认为可行的经济措施来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尽管洛贝尔图斯清楚地看到、他的整个阶级本性也强烈地要求制止这一威胁变成现实，因此他顽强地继续进行活动。

首先，他试图在政界继续他的活动。1841年洛贝尔图斯就当选为州议员，从1847年起担任省自治会骑士阶层代表，随后在柏林担任第二届地方自治联合会委员，以“改良派”发起人的身份出头露面。在风起云涌的1848年革命的浪潮中，洛贝尔图斯试图以政客的身份实现他的经济改良计划——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毒剂”。但是，洛贝尔图斯在政界的飞黄腾达是很不稳定的。他参加1848年6月25日组成的汉泽曼内阁：任文教大臣仅十四天。不久他又被选入议院，以“波罗的海地区工人阶级福利同盟”主席的资格到处活动，在好几年内极力

巴结俾斯麦,企图继续他的政治官运。马克思在 1852 年写的一封信中,恰如其份地把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友人克尔其门评为“急功好利的候补大臣”^①,1864 年他再度指出我们这位作者有“大臣瘾”。不过洛贝尔图斯此后全部工作的重点,转向了研究政治经济学。洛贝尔图斯在 1848 年革命的进程中接触了马克思和共产党。他们对他们的态度,可以从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里所说的一段话中判断出来。马克思写道:“几天以前,‘著名的’见习法官施拉姆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马上就悄悄地对他说:‘不管革命的结局如何,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是完啦。最有成功希望的洛贝尔图斯马上会下令把他枪毙的’。……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置之一笑,它一分钟也不会使我离开我的工作”。^②

洛贝尔图斯的狂热一时的政治生涯,只是他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幽灵,同“现代野蛮人造反”、“文化衰亡”的威胁——它使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有远见的思想家惊慌不已——顽抗到底的一个片断。进行这种顽抗,是洛贝尔图斯的毕生事业,他为此发展了自己的貌似社会主义的全部改良计划,写下了自己的全部理论著作。随后,他拿起经济学家的武器,继续进行这种抵抗。

当时,《共产党宣言》的嘹亮的号角声震撼全世界,《宣言》具体地表明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并且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这一时期的这个有远见、有

① 马克思 1852 年 8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1 卷,第 371 页。

② 马克思 1851 年 8 月 2 日给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588 页。

头脑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他的全部学术工作致力于实行改良的鼓动，期望借这项改良去制服那个共产主义的幽灵，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所以，当洛贝尔图斯的阶级兄弟、德国资产者克尔其门在《Demokratische Blätter》（《民主报》）上著文分析日益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指点克尔其门和整个德国资本主义势力，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按他的主张解决“社会问题”，国家应当怎么办，才能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哪些理论原则必须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对抗革命的“社会策略”的基础。在洋洋数十万言、而且还没有写完的四封《致克尔其门的社会书简》（前两封于1850年问世，第三封于1851年问世，第四封在洛贝尔图斯死后才发表，并且其后还应有续篇）中，洛贝尔图斯以维护资本主义“文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士的狂热，再一次详尽无遗、不厌其烦地向德国资产阶级、首先是国家机构的领导者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解：认为必须实现拯救危亡的社会改良，消除使资产阶级社会四分五裂的阶级对抗。洛贝尔图斯始终表现为一个主张实行防患于未然的改良以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

洛贝尔图斯以同样的激情，就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占有者的信贷这个专门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其他著作中，1868—1869年出版的《论对当前土地占有的信贷困难的阐述和救济办法》（《Zur Erklä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Kreditnoth des Grundbesitzes》）是洛贝尔图斯论述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①洛贝尔图斯还依据他的一般观念和他所抱定的宗旨，

^① 洛贝尔图斯的早期著作《普鲁士货币危机》（1845年）、《论给予地主的信贷》和《皮罗—喀麦罗先生的最新地租》（1847年）也涉及这个问题。

在 1871 年的文章中论述了“正常工作日”问题。洛贝尔图斯的使命也吸引他去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经济领域，从中得出一系列的一般哲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同时进行一些历史的考证和比较，对他的实际政治建议作必要的充实。因此，连他的《古代国民经济学研究》也成了他的理论武库的一个组成部分。洛贝尔图斯拼凑了这个武库，用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其强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

最后，洛贝尔图斯广泛地与人通信。在通信中，他有时特别尖锐地、开门见山地提出他最感兴趣的那些社会政治问题；如同在专供发表的著作中一样，他在通信中，再三地反复提到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一幅前景：在普鲁士国家的怀抱中，阶级对抗趋于缓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握手言欢。

他屡次采取种种步骤，时而设法亲自实施拟定的方案，时而恳求权力无限的俾斯麦去加以实施。在洛贝尔图斯短期出任大臣以后的十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洛塔尔·布赫尔……，你大概已经知道，投到俾斯麦的阵营中去了。伊威希男爵本人（引者按：即拉萨尔），这个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的波扎侯爵，大概……干出同样的事。……我觉得，洛贝尔图斯先生也在企图搞什么‘把戏’，因为他要‘把社会问题同政治完全分开’，这是大臣癔发作的确切症候。这一群来自柏林、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混蛋是多么下流无耻啊！”^①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很明白：把社会问题同政治分开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的企图何在。

^① 马克思 1864 年 12 月 10 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40 页。“大臣癔发作的确切症候”一语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洛贝尔图斯继续进行活动，直到1875年12月6日病死为止。死亡中断了这个亚格措夫的思想家为实行防患于未然的改良而进行的活动。这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整个有影响的德国庸俗经济学派的旗帜，成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卖弄其“国家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的美名，而寄“社会主义”的希望于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旗帜，成了一面反对工人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的旗帜。

洛贝尔图斯生平没有很多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魁首最怕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因而竭尽全力试图防止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面，就是他一生中几个主要片断的简述。

二

洛贝尔图斯的《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与他的《社会书简》和其他若干重要著作^①不同，它的俄文版是初次问世。同时，这不仅是洛贝尔图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其中概括了他的理论体系中全部关键性的本质的论点，而

① 《第一书简》的俄文版是《开端》出版社出版的，译者是达维道夫（未注明年份）；第二书简和第三书简——以《社会问题解说》为题——由索波列夫教授逐译，格拉哥列夫出版（逐译年份未注明，出版于1905年）；第四书简——《资本》——系达维道夫译，《开端》出版社，1906年（即出版第一书简的同年）出版。此外，《古代国民经济学研究》曾在雅罗斯拉夫尔（1880—1887年）印行，1891年《法学通报》第一期曾刊载赫尔岑斯坦译的《正常工作日》，1892年《农民之声》增刊曾译载《论对当前土地占有的信贷困难的阐述和救济办法》。

且是他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①

这部著作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第一,它很清楚地——比以后的某些著作清楚得多——暴露了洛贝尔图斯的经济观点的历史根源,表明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以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作为依据,摆脱了谁的观点。《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相当明显地暴露了:在亚格措夫的这位思想家的体系中,李嘉图理论的基本论点,同按照费希特、什塔尔、斯坦的精神和部分地秉承亚·弥勒的精神发挥出来的社会政治结论,是怎样交错在一起的;这个体系如何把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津津乐道的观点跟古典学派的基本原理联系在一起,并且利用这些原理,以新的方式发展以前一些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君主社会主义”思想和普鲁士主义思想。

第二,通过洛贝尔图斯公开发表的这第一部著作,可以很肯定地把握住洛贝尔图斯体系的社会阶级本质。洛贝尔图斯是一个以“社会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波美拉尼亚的地主,是一个独特的理论家,似乎时而替土地占有制辩护、时而维护工人阶级,而实质上则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沿着特殊的普鲁士道路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三,我们所考察的洛贝尔图斯的这部著作,比较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最大的长处。难怪洛贝尔图

^① 这一点,见恩格斯 1884 年 7 月 11 日和 8 月 1 日给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第 177、190 页。

斯在以后的论著中一再摘引这部著作,变换一种形式,重弹其经济理论的老调。^①《认识》实质上详尽无遗地表明,洛贝尔图斯在探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方面有什么收获,他给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地租、工资等理论增添了什么内容。

第四,基于上述,《五大原理》很清楚地表明:即使是洛贝尔图斯的论点的精华,同马克思的严整伟大的经济学说体系,即科学共产主义体系,也还相距甚远;洛贝尔图斯的体系和马克思的体系之间横隔着一道鸿沟(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枉费心地企图对它加以掩盖);《五大原理》的作者从李嘉图的假设出发,并没有多大进展,后来反而后退了,他的普鲁士主义的有色眼镜使他寸步难进;洛贝尔图斯的理论揣测的某些成果,被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大堆流行的教条淹没了。

洛贝尔图斯在1879年给伊·泽勒尔的信中提到《认识》时,竟对马克思进行了令人愤慨的极端荒谬的攻讦。他写道:“你会看到,它已被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满不坏地予以利用……,当然,并未说明是摘引我的话。”^②在另一处,洛贝尔图斯宣称,马克思把他“洗劫一空”。^③在又一封信中,他写道,

① 恩格斯写道:“从1842年直到死,他一直在兜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19页。)

② 洛贝尔图斯1879年3月14日给伊·泽勒尔的信,见《国家学时报》,1879年,第219页。

③ 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梅耶的信,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简与社会政治论文集》,梅耶博士发行,第1卷,柏林1881年版,第134页。

他比马克思更加简单明瞭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①

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只知道这里的最后一项攻讦。上面说过，施拉姆曾经担保，洛贝尔图斯一旦执政，就会处决马克思。马克思对此毫不介意，一笑了之。他对洛贝尔图斯的放肆而又可笑的自以为是，也抱着同样的态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天才的创立者表示，他可以让洛贝尔图斯怡然自得地认为自己对剩余价值的解释胜于马克思，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反驳这种看法。

可是，庸俗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一个神话：洛贝尔图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创始人。从阿·瓦格纳到马·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他们曾争先恐后地重弹一个调子，现在有时还继续唱着这种老调。对于资产阶级恶毒地诽谤马克思的文章，对于“旨在使内阁和资产阶级垂青的粗暴而又可笑的讽刺小品”^②，乔治格·阿德勒之流，自然还极力想用吹捧“洛贝尔图斯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的另一本书去加以补充。

《认识》一书——资产阶级散布毒素的神话，就是围绕着这部著作编造的——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甚至洛贝尔图斯的最好的论著，也还是同马克思的著作隔着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洛贝尔图斯自命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者，显得多么可笑和蛮横。

最后，第五，我们所考察的洛贝尔图斯的这部著作，完全是一种“价值构成”在理论上的论证。洛贝尔图斯认为这种

①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简与社会政治论文集》，第 111 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尼古拉·……翁的信，洛巴京译，圣彼得堡 1908 年版，第 50 页。

“价值构成”是从一切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的手段。通过这本书，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个“构成”理论是根本违反科学的；可以了解到，它只是欧文、格雷、蒲鲁东、采什科夫斯基等人的空想主义方案的最幼稚、最粗糙、最富于诡辩性的“波美拉尼亚”变种而已。

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洛贝尔图斯这本书的所有具体观点，现在只简要地谈谈上述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几点。

三

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已经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虽然远不是什么光辉的、也并没有充满理论成就的历程。同时，还有一个特色贯穿着它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对极权国家和君主制——首先是普鲁士君主制——进行独特的辩护，表现得奴颜婢膝，对当时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中滋长起来、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为其杰出喉舌的经济自由主义加以抵制。

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独特的“普鲁士道路”中获得了独具一格的思想反映。这条要求扫除一切封建残余、国家实行不干涉政策、取消垄断组织、充分开展自由竞争的路线，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图所表现的大胆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利己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资产阶级特征和封建主义特征兼容并蓄的国家政权所实行的“社会政策”的路线；是一条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旧有的封建主义杠杆控制劳动人民，否则就会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的路线；是一条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路线，号召德国资产阶

级竭力利用君主制这支力量，否则就休想对付工人运动这个和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形影不离的幽灵的路线。这当然不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路线，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路线。这种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同封建主义成分联系在一起，它与其说是反对封建主义，不如说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它惧怕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的如意环境中发展，极力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到君主制国家机构和国家“社会政策”的支持。这是落后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路线。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可能存在的条件刚刚产生，或许它就已经又变得不可能存在了。”^①同时，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长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同国家学说、法学理论等划分开来。它长久地表现为“政治学”(Staatskunst)的一个要素、“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一部分；它的许多重要原理都是在法学理论书籍中发表的，而一旦专门谈到国民经济的研究，国民经济又被称作“国家经济”(Staatswirtschaft)。

我们刚才描述了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路线。它的这条道路，是由亚当·弥勒(1779—1829年)的体系开始的，他原已被人遗忘，现在又被法西斯“理论家”重新搬出来了。

弥勒观点的理论水平是极低的。马克思认为弥勒“对经济事实全然无知”^②，并且说他的主要论点是“荒诞无稽的谬论多得无以复加”^③。弥勒醉心于封建主义观念，对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资本论》，1920年俄文版，第1卷，第49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1920年俄文版，第3卷，第24页。

新制度表示不满。他认为，必须激烈地反对自由竞争和实业自由，强调“国家利益”，建立一套说明寄生阶级必然存在的“生产率理论”，并且大力颂扬国家的作用，要求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弥勒宣称：“国家不是简单的制造厂、农场、保险机关或贸易公司；在伟大、充沛、永恒运动和万古长青的整体中，它是全部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个民族全部内外生活的内在统一体。”^①他据此批评亚·斯密，因为斯密只注意了生产，忽视了国家、团体、家庭、道德等因素，然而“德国思维方式”恰恰完全渊源于这些因素。^②弥勒如此热中于君主制和警察统治，竟要求国家不让任何自然界规律自由地发生作用。这位警察国家的聘达！宣称：“在国家内，除了政治学本身的天地以外，任何天地都不应容忍。”^③

弥勒还完全受封建主义观点的左右，反映着特殊的封建浪漫主义。同时，弥勒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继续发展的道路。它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与其说是由于“德国思维方式”，不如说是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独特而落后。

大致在弥勒抛头露面的时候，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泰斗之一约·哥·费希特的著作《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家》问世了。费希特在该书中开门见山地说：“只有国家才使人数不定的一批人组成一个闭关自守的整体、共同体，只有国家才能管理它所包括的全体人员，因此也只有它才能从法律上规定所有

① 弥勒：《政治学原理》，1809年德文版，第1卷，第51页。着重点是弥勒加的。并见第1卷，第66页。

② 同上和第3卷，第226页。

1 古希腊抒情诗人，这里喻弥勒为警察国家歌颂者。——中译者

③ 弥勒：《政治学原理》，第2卷，第234页。

权。”^①在费希特看来,国家必须保证各阶级间(费希特认为有三个这样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正常关系,按比例地分配劳动,责成商人接受一切卖者的商品,责成生产者出售商品,而且还规定每件产品和每项工作的固定价值。总之,“国家务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使公民……在经济周转中保持平衡状态”,因为这些强制性的法律无法施于外国人,所以“凡是公民与外国的任何交往,概须禁止,不得通融。”^②

因此,在这类制度中,费希特特别中意的是:“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或者君主制国家中人民和宫廷的关系,最为融洽”。^③

在费希特的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直接找到为洛贝尔图斯的体系所发展了的一系列论点,包括费希特所津津乐道的价值构成在内。这位亚格措夫的理论家的观念,就其出发点来说,每每接近于费希特的“孤立的商业国”的原则。

费希特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提出过某些被以后德国经济学家在著作中屡次引用的重要理论观点的哲学家。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谢林的理论中取了不少经。谢林的理论认为,世界历史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必然和自由的协调体。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天才理论家黑格尔可以供经济学家取的经,更是不可计量。他的《法哲学》,包含着理论经济学问题的某些深入浅出的提法。这些提法,大部分都被并不高明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置于一旁;这里,不仅有黑格尔关于价值和货币的深刻的思想,更有他那深入资本主义实际辩

① 约·费希特:《闭关自守的国家》,圣彼得堡 1883 年俄文版,第 39 页。

② 同上书,第 59 页。

③ 同上书,第 152 页。